

清平世界

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气之作。写尽当代社会发展的千般艰辛，万种曲折……

一部直面人生的警策之作。剖析复杂经济生活的迷离扑朔，盘根错节……

一部情感淋漓的醒世之作。细说两代人的儿女情，风流债……

张廷竹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I247.5/428+1

2008

清平世界

张廷竹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平世界/张廷竹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706-450-3

I. 清...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5152 号

策 划:刘冬冠 刘丽娟
责任编辑:刘丽娟 刘冬冠
封面设计:李 廉
版式设计:李如琬

清平世界

著者:张廷竹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8

字数:514 千字

印张:20.888 插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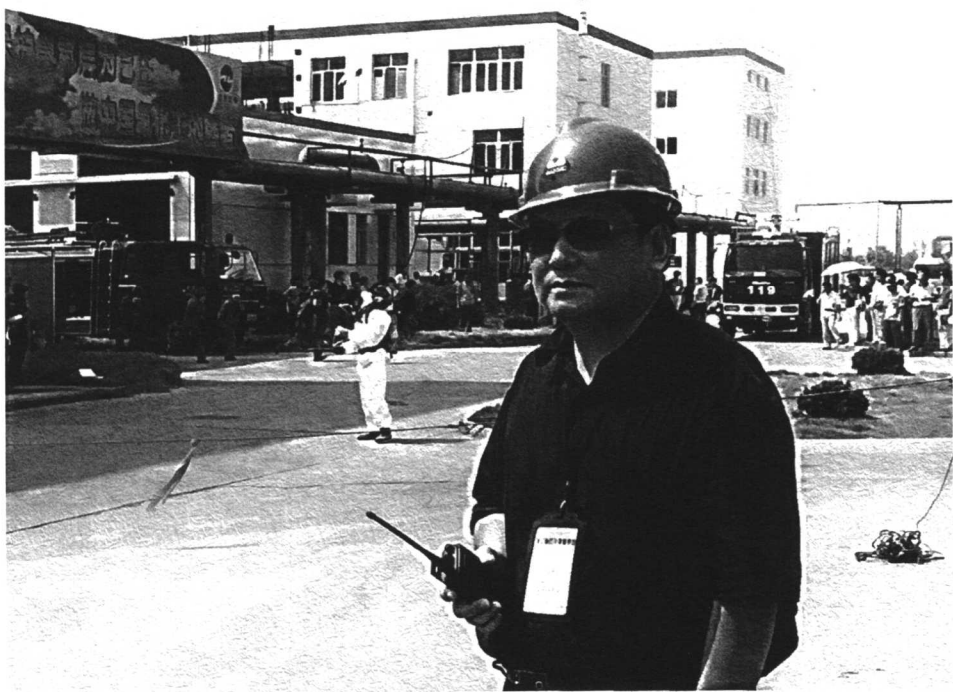
印数:1—20100

ISBN 978 - 7 - 80706 - 450 - 3/I · 153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62347733 - 8555



张廷竹小传

张廷竹，男，非职业作家。1950年6月生于香港，长于杭州。1964年小学毕业后，当过农民、工人、企管干部、军人。

1985年参加西南边境地区防御作战。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过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行署副专员、副市长、大型国企负责人。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一级作家、国家突出贡献专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和出版各类文学作品七百余万字，以及大量新闻与经济类论文。获国内外各种奖项四十余次。被浙江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聘为研究员、兼职教授。

1

南江，刚过了春节，江面显得十分宽阔。天色微明，一幢别墅的尖顶从浓重的树影后面淡然映出。铁栅栏上的积雪尚未融化，一位身穿黑色皮茄克的男子站在小花园冰凉的砾石地的葡萄架前，两臂被反绑在木柱子上。他看着从别墅台阶上走下来的壮实的保安队长，挣扎着。但是他喊不出声来，一块脏抹布将他的嘴堵住了，一直塞到了他的喉咙口。

曾经当过一县之长的梁军愤怒地瞪圆眼珠子，用双脚使劲踢着潮湿的沙砾，脸色涨得血红。他脖颈上的筋络在痉挛着，嘴角挤出呜呜声响。他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富豪山庄的业主们还在晨睡之中。但是，但是可恶的保安们，凭什么把他当做翻墙而入的盗贼绑在这里？保安曾半信半疑地走上台阶去请示业主，却在把手指放到门铃上去之时，又缩了回来。

保安队长走近了，耸耸肩，摊开双手，突然抬起右臂，猛地给他一拳。

铁栅栏外面，远远的江堤上，一辆新款的奥迪 A8 轿车在拼命按喇叭，因为有几辆开往城里去卖菜的小货车挡住了它的路。喇叭声盖住了梁军痛苦的呻吟声和保安队长恶狠狠的叫骂声。队长压低了嗓门说，你他妈真是个蠢货，老子差点上了你的当！哪有天不亮来找南总的，你想叫老子也下岗啊？！

一片寂静。江堤上的轿车和货车都已远去了。梁军脑袋垂到了胸前。一滴血，从他的唇际滴落到地上。又是一滴血。梁军想，他们把我当成了一名铤而走险的下岗工人，我真的有那么潦倒落拓吗？

梁军确实有些愚蠢，即便在监狱里蹲了几十年也没有使他变得聪明起来。他只晓得南国拍卖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南妮，却不知道他的竞拍对手金港市工贸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谁。当然，说是要参加竞拍，梁军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一个举牌的马仔罢了，他对此连千分之一的实力都没有：把金港郊县木业有限公司的国有股尽收囊中。

天亮了。江上雾气升腾，两岸草木葱茏。从远处望去，带有欧洲风格的新富人别

墅区里，散落的幢幢小楼如同一个世纪前欧洲王公贵族们狩猎时歇脚的小屋。一幢小楼里，一位贵夫人从床上起来了，睡眠惺忪地走到了窗前。她赤着脚，踩在悄无声响的厚实的羊绒地毯上。她的脚和她的手一样柔若无骨，白里透红。三个月前去汉城整了一次容，使今天的她看上去又年轻了十岁。这是一个知道怎样在最大限度内炫耀自己魅力的女人。

今天是农历正月初十，她要前去位于南江和金港之间的滨海小城，那里有座金色海岸俱乐部，是她与金港市委前书记、现任南江省工贸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任本善风云际会的老地方。站在窗前伸一个懒腰时，她想，三个小时，不，两个小时之后，她就会赤裸裸地被她的老情人搂在怀里了，为此她要打扮得越漂亮越好。

她拉开了一帘窗帷。

阳光眩晕了南妮的眼睛，云外遥山耸翠，江边远水翻银。神思恍惚之中，却有一缕阴影在近处摇摆。南妮抬起手背揉揉眼睛，吃惊的睫毛霎那间哆嗦起来。窗子推开了，南妮再次睁大眼睛凝视绑在木柱子上的“盗贼”。“发生什么事了？”她也不知在问谁。话音刚落，她就看到梁军蓦然抬起的脸上已是热泪盈眶。“南总！”保安队长转身，立正，啪地一个敬礼。南妮啼笑皆非。

梁军，这位金港市郊县的一县之长，四年前因为嫖娼而被“双规”，接着又以贪污受贿、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行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南妮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之快地重新出现在她的面前。将梁军带进客厅时她惴惴不安地想，他是越狱出来的逃犯吧？她有点站不稳了，差点在台阶上跌倒。当她看到梁军揉着被捆绑得麻木了的手臂，随手关上房门时，她的心又是一惊：“把门开着吧，透透新鲜空气。”她的双唇不是由于早晨起来还不曾化妆，而是因了心脏的痉挛而变得纸一样苍白。梁军走进了客厅旁的盥洗室，哇地一声呕吐起来。然后是哗哗的水声。他不是在忙着洗脸，而是拧开了水龙头往嘴里猛灌一阵自来水。

从江上刮来的一阵冷风，使窗帷发出簇簇声响。南妮在沙发上缩了缩身子，看到走出盥洗室的梁军正在向卧室张望。卧室的门开着，可以看见凌乱的床和地毯上的拖鞋。只有南妮的一双绣花拖鞋。梁军眼里掠过一些犹豫和失望，他本来以为，任本善会在这里与南妮共度良宵。

南妮递过去一盒香烟，同时示意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这是一组豪华的意大利牛皮沙发，单人沙发宽大得可以同时坐下两个人。但是，梁军没有伸手去接香烟，虽然，这会儿他很想抽烟，想得要命。他看着这间温馨的客厅，看着阳光照到了南妮的脸上和身上，她斜靠在沙发上，丰满的臀部从睡袍里显现出来。茶几上有一个文件夹，封面上的文字正是郊县木业有限公司的情况介绍。灯台上的灯光十分柔和，灯罩旁垂下丝织的流苏。梁军盯着茶几上的文件，他的眼圈再次红了。南妮从他尴尬的脸色中预感到了什么。她把烟盒扔回到茶几上，盯着他，看到他双腿一软，跪倒在了地毯上。

“你这是干什么！”尽管有所预感，但南妮的嘴唇依然哆嗦得像一只蝴蝶，“有话好好说……”

“帮帮我，拉我一把！”梁军说，“我要参加今天下午的竞拍，老板要求我志在必得……”

“志在必得？”南妮愕然，“老板？你的老板是谁？”

“钟老板，钟仁先生。”

南妮笑了，一下子，全身都放松下来。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把窗户关小一些。她看到小区外的街道上有穿着臃肿的行人走过，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在他们的头上盘旋。两名保安站在小区门边，笔挺的姿势如同两棵冬青树。一辆宾利轿车从山上的一幢别墅里驶下来了，这是一辆2004年的新款宾利，价值八位数，保安们远远见了就把手放到帽檐旁。南妮跟任本善说过，她也想买一辆这样的宾利，尽情享受一下财富带来的尊荣。任本善说，你已经有一辆宝马一辆保时捷跑车了，还是别太招摇了吧。南妮想，钟仁先生有能耐买这样的坐骑吗？

她对梁军说：

“好啊，郊县木业的国有股评估总价为690万元，起拍价为700万元；你让钟老先生准备好吧，他是打算出一倍还是两倍的价格，甚或三倍、四倍的价格？……”

温暖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洒在梁军身上，他的身子却在阳光下哆嗦着。当县长时，梁军只知道吃喝玩乐迎往送来，连一纸财务报表都从未认真地、真正地看懂过。他虽然在当年亲自主持过郊县木业有限公司的招商引资和股本结构谈判，却因四年来身陷囹圄，对其现在资产状况的变化已经十分陌生。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想着，三倍四倍的报价，如何让人承受得起？！

看来，他要在钟老先生手下谋取一个体面的职位的愿望，很可能要落空了。

太阳早已高高升起，海平线上的白云变成了玫瑰色，又从玫瑰色变成紫色；慢慢地，水天一色，都变成金光灿灿了。南妮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任本善正在小口地呷着咖啡，同时欣赏着金色海岸俱乐部阳台外面的海景。他打开手机的翻盖，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我等着你。”放下电话，他又呷了一口咖啡，然后慢慢踱出宾馆套房，走上了阳台。阳台的石桌上有一卷十天前的旧报纸，他坐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报纸。

他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南妮的韬略计谋。

郊县木业公司国有股拍卖公告的刊登日期为1月21日，咨询时间为1月21日至1月30日下午16时，展示和报名时间是1月29日至30日下午16时。读者们看到这个时间不会想到有什么特别之处，南妮不提醒他，任本善也想不到。南妮说，公告刊登之日恰是农历大年三十，展示和报名时间为正月初八、初九两天，拍卖日期为初十，而正月初一至初七刚好是春节长假，报纸的影响将明显小于平时。

心有灵犀一点通，任本善当时便哑然失笑了。大年三十中午，他并不急着赶回金港的老家去，而是躺在南妮的长沙发上与其缠绵缱绻。“你选择刊登拍卖公告的媒体是《南江法制报》，简直太妙了！”他抱住她说，既温柔又兴奋。她的柔软的乳房压在他身上，使他全身掠过一阵阵快乐的哆嗦。“这张报纸在金港没有零售，对吗？”“是的。”南妮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亲吻。“在南江也几乎没有，”她说，“而仅有的少量订户也多为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

“公安厅或者检察院不会来参加竞拍吧？”他松开她，舒舒坦坦地坐到她身边的单

人沙发上。那天中午，她的别墅客厅里开着空调。他穿了双染上点儿绿色的网球鞋，一件羊毛衬衣，更显出他尽情享受这个新富人宅第的节日气氛的轻松模样。“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当然，”南妮坐起身说，“除非你去当他们的头儿。”

任本善当然不会去当他们的头儿。这几年，他对仕途的兴趣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四年前他获悉自己将被免去金港市委书记职务调任省工贸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时，一度心灰意冷。南妮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南妮说这不是什么坏事情，不，应该说是好事情！到省级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去当一把手，等于拿到了一个大富大贵的平台，得到一个最佳机会。“你将名正言顺地成为有产阶级，法律也会保护你，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金灿灿的阳光照耀着金色海岸俱乐部豪华套房的阳台，照得任本善整个身心暖洋洋亮堂堂的。短短数年，可谓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任本善仍是正厅级干部却又成了国企大老板。只要国有资产名义上仍在保值增值，他所做的一切便是合理合法。保值增值的指标普遍定得很低，土地、房产却在新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和城市经营热中不断地暴涨。这几年，他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与民营企业家相比，他所享受的一切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是往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方向走，他的活动空间越大。什么叫做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转向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什么叫做从财物的积累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在党校拿研究生文凭时听教授讲了两年仍然一知半解的市委书记任本善，当上工贸集团老总不到半年后便开始融会贯通了如指掌，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对南妮感叹：真是实践出真知啊。

这一次郊县木业国有股拍卖，出面竞拍的第一大买主是省工贸集团的下属企业金港市工贸公司。该公司改制的方案早已报批，国有股减持后社会法人和自然人持股将达到75%以上。外界对此尚一无所知。因此，梁军星夜奔向省城，与其说是请求南妮帮忙，毋宁说是恳请任本善高抬贵手放他一马。他以为金港市工贸公司是省工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手伸得长一点短一点无所谓。国有股本来就要减持，退一步又有何妨？他想得实在是太天真了些。

任本善讥讽地微笑着，心里对梁军并无丝毫的歉意。是的，梁军是他提拔重用过的老部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他也可算是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但是，这家伙好色贪婪而且是个愚不可及的孱蛋，被省纪委实行“双规”的第一天，他就把市府办公厅原主任桑某咬了出来，差一点还牵连到曾经邀请过他出访欧洲的南妮与冷铁等人。冷铁是金港市老市委书记的公子，当过国企领导，后来成了南妮的合伙人之一。幸亏他们在欧洲泡洋妞时，冷铁没和梁军共处一室，否则如何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摆脱干系！梁军啊梁军，老领导我算对得起你了，什么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能帮你打招呼的地方我都帮你打过招呼，这一回——任本善喝下杯中最后一口咖啡时摇着头对自己说，我可不能再心慈手软了。

这一回的郊县木业国有股拍卖，光是事先的各种调查、准备和公关工作，任本善、南妮和冷铁等人就进行了一年多时间，他们的心中，早已是稳操胜券。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在金港坐镇的冷铁打来的。自从经历了差点受到梁军牵

连而远避他乡的一场风波之后，冷铁说话的声调便失去了原有的轻佻，变得低沉、沙哑，带着鼻音，而且显得有些苍老了。他现在是金港市工贸公司的总经理，一旦改制方案批下，他自然会持有不小的股权份额。“任董，”冷铁说，“南总和您在一起吗？”

“没在一起，”任本善说，“有什么新情况吗？”

冷铁提供的情况跟南妮所说一致，钟仁先生出现在展示和拍卖现场。这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原本就是郊县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冷铁说，今天早晨金港的天气有些阴霾，街上有残雪，公园的小径也结上了一层冰。别的人都面色苍白，缩手缩脚，但是，钟老先生却看上去神采奕奕十分精神。他仔细地询问拍卖时的有关事项，并且跟南国拍卖有限公司和金港市产权交易所的相关人员做了接触。“谁取得了这部分国有股谁就可以绝对控股，”老先生直言不讳地说，“鄙人愿意竭尽全力。”

“老家伙不像是在虚张声势，”冷铁在电话里不无担心地说，“也许他真的会以两倍、三倍的价格来与我们竞争。”

“四倍、五倍也不怕，”任本善皱紧了眉头，心里有些痛惜这样巨大的出价，嘴上的回答却斩钉截铁，“我们可以出六倍，甚至七倍的价钱。”

“太夸张一点了吧，”一个轻盈的女声在任本善身后响起，南妮脱去高跟鞋，趿拉着一双绒布拖鞋走进了套房，“六倍的价格就是4200万元，七倍就是4900万元了，”她笑咪咪地把身子探出通向阳台的门，“钟老先生脑子进水了，会出这么大的价钱来参加竞拍？他把香港浅水湾的别墅卖了也凑不起这个数吧，他打算住到郊县木业公司的仓库去度过他幸福的晚年？！”

她走上阳台，抱住任本善。任本善又吻到了“温柔的毒药”的淡淡的隽永的香味，多年前，任本善送给南妮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这个牌子的法国香水，从此，南妮就一直使用它。

冷铁在电话里听到了南妮的回答，显然，他也了解钟仁先生的实力并且为南妮的话而感染，话机里传来了他那短促的、有些干涩的笑声，“有您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他对任本善说，“我去跟拍卖师打个招呼。”

“等等，”任本善没有合上手机，他把一只左臂伸出去，揽住南妮的腰，另一只手仍将手机贴在耳朵上，“你去找拍卖师不合适，让南总跟他说吧。”

“好吧。”冷铁放下了电话。

一头柔软的秀发披散下来，痒痒的，拂着任本善的脸和脖颈，南妮的纤纤细腰在他的盈盈一握之中。隔着丝绸裙装，任本善感觉到情人的肌肤如凝脂一般细腻润滑，她那本来略微显肥的腰部已经做过吸脂手术。即便她不去整容不做任何手术，任本善也深爱着她。南妮曾经说过，世上最铁的关系不是朋友也不是情人，而是同谋者。同谋者这三个字令他听来颇有些心惊肉跳之感，但是，又使他感觉到这样的现实才是浪漫的坚实基础，南妮能够如此冷静地说出来正是她的率真与可爱之处。任本善拥抱着南妮走回了房间。从落地的南窗注入的阳光，暖洋洋地洒满地毯，窗外花园里传来树丛中一只斑尾林鸽的咕咕叫声。虽然是冬末，但户外高大的树木依然枝叶舒展繁茂，海上和堤上的涛声与来往车辆声听起来轻微得像在耳语。这个套房已经成为他俩相对固定的幽会场所之一，任本善不太愿意住到南妮的别墅里去，他觉得这里更

清静,更安全,带给他一种全身放松的感觉。

“我爱你,”南妮说,“我始终如一地爱你。”

她依在他的怀里,看着他,那一刻,她的眼神漂亮、温柔而孤独。任本善不能不又一次怦然心动,回想起了他们在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追求权力和财富的道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曾经经历过太多的提心吊胆了。曾几何时,梁军出事了,冷铁远遁他乡——正是各种传闻甚嚣尘上之时,偏偏任本善最可依靠的省里一位重要领导又退居了二线。那时候,他们两人连见一次面都不敢,他们的心里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整个社会都在嘲笑他们,等着落井下石。

“我也爱你。”任本善出自内心地说。

他俯下身,他的嘴唇贴着她的脸,抹去了她那微肿的眼睛底下血管隐现的白皙皮肤上的一点润肤油,然后落到她灼热的双唇上。他俩倒在床上。他解开了她衣服上的两颗纽扣,指头的动作很迅速。他吻着她那深深的乳沟。她抱着他的头,从他头上望过去可以看见那只斑尾林鸽飞过来了,飞到了阳台的栏杆上。胖乎乎的小鸽子睁大了惊奇的眼睛看着这对手忙脚乱的男女。南妮扑哧一声笑了,她会记住这一幕,记住这只喜欢偷窥性爱的鸽子。

“还是先打个电话吧,”任本善仿佛被她的笑声所提醒,突然抬起头说,“给你们的拍卖师打电话,告诉他,金港市工贸公司会出六倍甚至七倍的价格把标的拿下来。”

“就说八倍也行,让他心里有个底。”南妮依然微笑着,看着那只偷窥的鸽子,“绝对不可能会有人出更高的价钱了。”

“当然。”任本善说,“这只是想做到万无一失罢了。”

南妮打完了电话,接着就把手机关了,今天下午落日之前或者更迟,再也不会有人打扰他俩了。南妮身上已经只剩下一套比基尼,任本善在她背部的钩子上摸索着:“你没有做过隆胸手术吧,我可不愿意抚摸一个硅胶填充的赝品。”他说。

南妮大笑,把双手伸到背后去帮他,乳罩被解了下来:“你看看我腋窝下有刀痕没有?”她嗔怪地撅起嘴说,“腰细了,胸部自然又显得大一些。”她的话里透出骄傲。她低下头,看着他正温柔地把她那洁白无瑕的蕾丝短裤拉到足踝那里。她抬起一只脚,摩挲着他胸前稀疏的胸毛。她说:“你身上的荷尔蒙还真有些可持续发展啊。”

事后总结教训,任本善和南妮至少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低估了钟仁老先生的实力和决心,随口把最高竞价定了个“八倍”;二是把他俩的手机一起关了。

那天中午,钟仁老先生请他的几位下属吃西餐,从南江匆匆赶回金港的梁军也叨陪末座。梁军点了一份烤鹅。拿他当县长时的口味说,这鹅似乎嫌肥了一点,那时他常对自己说,多吃肥的脸上会长粉刺疙瘩。但是今天的梁军却狼吞虎咽,好像刚出牢门时的样子。其实走出牢门的当天,梁军只吃了一碗阳春面,因为他急着去找肖复业。他没有忘记因为嫖娼而被关进邻市的派出所时,是肖复业送去5000元罚款把他保释出来的。他认为,如果不是省纪委闻讯及时赶来对他实施了“双规”,说不定他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到了那一天他才确信无疑，私企老板肖复业当上了省政协副主席。以前在监狱里听说此事时，他还怀疑人们在同自己寻开心呢。肖复业担任董事长的新时代集团总部已经迁至省城。梁军搭一辆货车匆匆赶到那里时，风尘仆仆如同一头丧家犬。保安盘问了他半天才把电话打给办公室主任刘志，刘志听了来访者的姓名先是一愣，然后就说放他进来吧。梁军不了解这位办公室主任的历史，点头哈腰地跟他打招呼。刘志比他年轻几岁，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笑起来很坦率、随和，仿佛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遭到过不幸似的。其实，在他的西装革履里面包裹着的是一具被千针万线缝补起来的躯体。因为他当过黑社会团伙控制下的联防队队员，因为他举报这个团伙对社会对百姓犯下的累累罪行而遭受过残忍的报复，还因为他吃苦耐劳为改变屠岙村的面貌竭尽全力。屠岙村是肖复业妻子屠桂花的老家。就凭这些，肖复业不能不重用他。

刘志把梁军领进董事长办公室。肖复业把他端详了几秒钟。那一刻，梁军感觉到这个依靠倒腾洋垃圾发达起来的家伙着实过了一把居高临下的大官瘾。他的眼珠子是斑驳灰色的，像冬天清晨灰白色的雾气一样，梁军发现这对眼睛简直没有表情。“坐吧，”肖复业伸手指了指他那宽大得如同五尺睡床般的办公桌前的一把扶手椅，梁军缩手缩脚地坐了下去。“几时出来的？”肖复业问。梁军赶紧又站起来：“今天早上。”他立正了回答。

“有什么想法吗？”肖复业又指了指椅子，让他坐回那里去。

“我想找您要口饭吃。”梁军的脑门上沁出了汗珠。他横竖横了。大丈夫能屈能伸，里子都没有了还要什么面子？

“我这里不养闲人。”肖复业说，“你到我这里来能干什么？”

沉默了好几分钟。梁军死死地盯着肖复业的脸。他曾经想过，肖复业可能会躲避他，不理睬他，却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直截了当地驱逐他。肖复业的表情很坦然，梁军任县长时，他从来没有找他办过任何事情，不欠他一点情。

一直站在门口的刘志走进办公室来了，他警惕地看着梁军。

肖复业抬起头向他挥挥手，让他退出去。

“你的哥儿们都到哪里去了？”肖复业将口气放得和缓了些，“你能这么快就出来，总有些人帮了你的忙吧。”

梁军动了动干涩的嘴唇，难以回答。曾经呼朋唤友的他，其死党何止十个八个。但是，他在“双规”时就把能咬的一个个全咬了出来，如今若找上门去，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少数几位被他到了喉咙口又使劲儿咽下去的仁兄，早就跟他打了招呼，帮他出了狱就算两清了，别再纠缠他们。

一杯龙井茶放到了他的面前，肖复业又递给他一支烟。梁军有种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感觉。龙井茶冒着香喷喷的热气，诱惑着他，使他感到头晕。肖复业今日既然如此冷漠无情，当初又何必赶去邻市的派出所保释他？

当初是看在任本善书记和办公厅桑主任的面子上。他们不便出面。当初的肖复业只是他们辖下的一个私营企业老板，市委书记请他去邻市跑一趟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县长领回金港来，岂有不从之理？

梁军喝了一口龙井茶，无精打采地点燃那支香烟。肖复业也喝着茶，漫不经心地

把脚搁到办公桌上，脸朝着天花板，努起嘴，吐出一串串烟圈儿。他好像在等着梁军识趣地告辞而去，又好像在考虑什么问题。那会儿办公室里静得只有一台豪华的落地式自鸣钟在嚓嚓地走动。梁军听到自己的心也在怦怦跳动。他很想站起身拂袖而去，又很想把手里的茶水泼过去，泼到肖复业脸上、身上。

“有一个人会接纳你，”肖复业终于重新开口时，把他的双脚从桌上放下，将身子挪向前，好像要对梁军说一番体己话似的，“他倒是欠着你一点情的。”

“谁？”梁军睁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谁还欠着我一点情？”

“钟仁先生，”肖复业说，“他是郊县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当初洽谈引资和股本设置时，你给过他不少优惠政策……”

梁军急匆匆地离开了新时代集团公司总部大楼。刘志在大门外拦住他说，今天是周末，下午我们公司有趟班车回金港，你可以坐这趟车走。他挥挥手，一个劲儿地跑向火车站，他的敞开的皮夹克在风中飒飒有声。他想起正是在亚洲金融风暴骤降之前，他和南妮动员钟仁先生到金港郊县投资，正好使他从股市中抽出了资金。几乎一夜之间，东南亚的泡沫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钟仁先生却从印尼的破产企业里购置了设备作为股本投入郊县木业。短短数日，设备的巨额差价就使钟老先生收回了投资。是的，老先生应该记得这笔账的，不管梁军当时的所为是有意还是无意。

梁军记得那天吃的也是西餐，钟老先生给他点了牛肝、鹌鹑、西兰花和火腿煎蛋，足够两人吃的菜。但是他吃不下去。他的心里那么想吃，肠胃却痉挛起来。太油腻了些，他苍白的脸上堆着窘迫的笑容说。那就先吃个小面包吧，喝杯牛奶。钟老先生说。梁军抖瑟瑟地拿起奶杯，眼泪扑簌簌地落在了杯中。你先学习学习吧，学学工艺流程、车间管理，熟悉一下情况。钟老先生平静地、深思熟虑般地对他说。然后再考虑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梁军放下奶杯，身体剧烈地颤动起来，谢谢您，钟老，他拱起双手向钟仁先生作揖，我会努力学习的，我一定会努、努力的。他哽咽着说。

……冬天的街道上人迹稀少。初十，大多数人家还没有过完年，还在忙着吃团圆饭，看电视中春节晚会的重播。梁军吃下了最后一块烤鹅的胸脯肉，望着窗外的街景发呆。他受尽屈辱从南江带回的信息并没有获得想像中钟仁先生应有的反应。钟仁先生波澜不惊地说，是吗，要我准备好三倍、四倍的出价来参加竞拍？老先生点燃了一支哈瓦那雪茄，吸了一口，淡然一笑，默默地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又说，四倍的价格就是2800万元，2800万元去买评估总价为690万元的股权，你们说值不值得呢。

听起来像个问号，实际上却是句号。钟老先生似乎并不需要他们的回答。下属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贸然开口。服务生上来了，送上一大盘水果。苹果、香蕉、梨和来自新疆的哈密瓜，都切成小片，新鲜得好像挂着露水珠儿。钟老先生把雪茄掐灭了，放回随身带着的铁盒子里，然后拿起不锈钢水果小叉：“吃吧，多吃一点，”他招呼下属们，“下午可能会有一场持久战。”

钟仁先生在金港大酒店包了一个商务套间，他的老朋友肖长福先生曾经建议他在金港买一套住宅，常来常往更方便一些。钟仁说我不像您有个女儿在此地，随时可以住到一起照顾您，我一个老头子还是住酒店吧，费用虽然大一些，但省心多了。

商务套房的窗外就是解放广场，广场在这两年里又扩大了不少面积。教堂依然

保留着,已经成为金港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钟仁先生指着教堂的尖顶和十字架说,肖长福是个老革命,解放了,人家却说他是“叛徒”,他只好跑到海外去了,他的女儿被送进教会办的育婴堂。内地改革开放以后,肖长福回来投资,居然还找到了女儿,你们知道他的女儿是何许人吗?

除了梁军,其余两位下属都是钟仁从香港带过来的,他们好奇地看着钟仁和梁军,觉得这真是一个曲折动人的好故事。他们很想知道这个故事的开头、结尾、情节和细节。梁军终于咧开薄薄两片嘴唇笑了,露出了他在监狱里被劣质烟草熏黑的牙齿:“是国育尔对吗?任本善的夫人,金港市外经贸委的处长。”他说。这个故事,金港几乎家喻户晓,梁军在狱中也早已听说了。

钟仁先生依然望着窗外的广场,望着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外经贸大楼楼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眉宇间似乎凝结着某种忧伤。他跟南妮已经认识多年,到金港投资也有四五年了,一座城市里盘根错节枝叶蔓延的历史与现实令他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他把窗户稍稍打开,一阵冷风从广场上吹过来,使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他关上窗,回眸梁军诸人,那一刻,他突然显得十分疲累,好像已经在内心把下午的持久战演习了一遍。他不像一个指挥员,倒像是一位骤然衰老的爷爷,无力地挥了挥手,对很想听故事的孩子们说道:

“去吧,你们早点去拍卖现场吧,我就不去了……”

“您得给我们一个最高限价。”一位下属怯生生地说道,他是钟仁先生的远房侄子,“不然的话,我们怕拍得太高了,承受不起。”

“没有最高限价。”钟仁先生站在那儿微微摇头,他的声音再次变得平淡如水,“人家涨多少你们跟着涨多少,直到落锤成交。”

侄子傻乎乎地张着嘴,说不出一个字来。梁军想,老头子的小脑是否已经开始萎缩了?

“有位朋友对我说,拍卖法规定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目的是让大众获悉拍卖的有关情况,以争取更多的竞拍人参加,体现拍卖的公正、公平、公开。”瞧着站在屋子里发愣的下属们,钟老先生不得不叹了口气,向他们解释。他走到宾馆客房的小冰柜前,拉开柜门,取出了一罐可口可乐。梁军打了个寒噤,好像他已喝到了冰凉的可乐。“从郊县木业国有股权拍卖公告选取的公告日期和刊登的媒体来看,其目的是相当明显的,就是为了减少公告的知情者,也就是说是为了减少竞拍人,对吗?”钟仁先生啪地一声打开了可乐罐,仰面喝一大口。梁军瞠目结舌地瞪着他。

“您这位朋友还说了些什么?”钟仁的远房侄子忍不住吐出一个问号。

“还要多说什么?”钟仁的脸色难看起来了,仿佛对牛弹琴。他又喝了一口可乐,似乎想藉这冰凉的饮料浇灭正在逐渐升起的火气。“他认为这是有人意欲在拍卖中独占花魁而有意策划的。”

“您本来就是郊县木业的股东,您的股权也不算少了,”侄子并非完全的痴呆儿,他摇头晃脑地只想打破沙锅问到底,“您不知道郊县木业的真实价值吗?”

仿佛挨了一枪,钟仁身子摇晃了一下,颜面上的肌肉与神经一起抽搐起来。他的

双眼，在琇琅架的玻璃镜片后面，刹那间变得迟钝而缺乏生气。这句话戳到了他的痛处。当初，那位朋友也如此问过他，并且，口气很有些连讥带讽的味道。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是郊县木业的股东之一，但他不是第一大股东，也不是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是南妮控股的南江投资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是郊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他只是在其余的中小股东中名列首位而已。长袖善舞的控股方不断地做买卖，今天将资产抵押套现，明天与人合作关联交易。资产和财务报表令人眼花缭乱且有各种各样的版本。这一份是审计用的，那一份是避税用的。天晓得，一年一度的股东会上他所见到的又是哪一个版本？

初十的下午，太阳躲进云层中去了，金港大酒店商务套房里的光线由灰白渐渐转至虚无，最后是一片幽暗。房间里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沉闷气氛，老人把自己埋在皮沙发里，保持着一种僵硬的姿势。梁军跟着另外两位下属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轻轻地掩上了房门。他们走出金港大酒店，看到街上地势较低的地方浮起了一片水洼，风吹过来湿漉漉凉飕飕的，有些雨夹雪的感觉。梁军抱着肩膀走了几步，突然停住了。钟仁先生的远房侄子说，怎么了，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梁军抬头看看天空中开始飘落的小雪花，看看路旁大树上瑟瑟颤抖的树叶，他说，那位朋友是谁呢，谁能把这场拍卖背后的东西看得这样清楚？

“管他是谁，”一直没有开过口的另一位下属跺脚说，“横竖没有最高限价，我们当马仔的，只要把竞拍的牌子举到最后就是了！”

2

一辆很不起眼的桑塔纳 2000 型轿车从高速公路的出口处下来，向郊县驶去。郊县的相当一部分土地已经与金港市区连成一片，成了金港市的新城区。远远望去，在建的楼宇鳞次栉比，一幢比一幢建得更加高耸，更加气派。新建的市民广场占地辽阔建筑恢宏，中间挖了一个人工湖，绿荫环绕的湖中，已经有了游船画舫。广场旁坐北朝南的标志性建筑是即将竣工的市政府新行政大楼。人工湖的东面是财政、土管、工商和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办公大厦；西面是一座船形体育馆，白色的轻型建材屋顶映照天宇。湖的南面，规划中是新城的商业区域，这里的建设进度稍稍滞后一些，但也有不少商宇已具雏形。

桑塔纳 2000 型轿车绕湖一圈后缓缓地驶进南岸工地，车上的人能看到两条商业街已初具规模。百货大楼、银行、星级宾馆、餐厅、舞厅和房地产公司，有的已经开始结顶。春节刚过，民工们便纷纷赶回工地上班了。搅拌机发出隆隆的响声，脚手架上的施工员戴着安全头盔在大声叫喊。一排房屋的废墟边上，堆满钢材和水泥预制板。一只汽油桶挡住了去路，桑塔纳轿车不得不停下来。谷小米推开驾驶室的门走出轿车，站在工地中间茫然四顾，一片一片晶莹的小雪花落在她的身上，转眼就溶化了。

一群正在扎钢筋的工人停下手里的活儿打量她，看着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雪

花。工人们注意到她不是用面巾纸而是用衣袖在擦,感到又惊讶又亲切。在冬日的天空下,谷小米的身影显得丰腴动人,她穿着一身办公室文员的套装,与这里的环境不太协调,有些突兀。一个来自中原地区的青年民工对她说:“您走错路了,这里不通,要退回去,往东边的小路绕过去。”

谷小米笑了,她听到了久违的乡音。她走到小伙子跟前说:“中,俺这就退回去。郊县木业公司是在这后面吧?”

民工们都有些没反应过来。平时上街,他们舌头顶着牙齿学南方腔,虽然说得不能不类,但自我感觉比纯粹的中原土腔好多了。全中国好像都在歧视他们的老家,十几亿同胞似乎忘记了浑浊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他们愣怔怔地瞧着谷小米,这个开着小轿车过来的窈窕淑女,竟然是自己的老乡。小伙子说:“俺领你过去吧?”谷小米眨眨眼睛,说:“你跟那里的人熟么?”“咋不熟。”小伙子快乐地回答,“那里的保安也是俺们老乡!”谷小米转一个身拉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中!”她说,“上车吧,小老乡。”

她把车子倒出去,在一块狭小的空地上调了个头,然后绕到工地的后面。小伙子说声停,她就把车刹住了。谷小米的面前出现了几排已成规模的商铺和几座随时可以改建成大型商场的标准厂房,它们隐藏在杂乱无章的建筑工地与临时搭起的工棚与围墙后面。谷小米爬到一堆废墟上,踮起脚向里面张望。一位保安匆匆跑过来说:“干什么,这里不许东张西望!”

谷小米说:“这不是郊县木业公司吗?老乡,咋停产了?”

保安也是一愣,随即又沉下了脸,职责所在,令他不敢疏忽大意:“咋停产了?”他重复一句谷小米的问话,将手指指最里面的一座厂房:“夹板车间不是还在生产嘛!”

谷小米想起了她丈夫潘有居所在的长城木业有限公司,那是志强集团控股的公司,几乎与郊县木业同时开的工。长城木业采用的是爱尔兰詹姆斯公司安装的现代化程控生产线,其木制产品质量上乘,价格适中,占领了大部分市场。谷小米又想起了临时来时肖复业董事长对她说的话,肖复业说:“这段时间郊县木业肯定会局部恢复生产,这是配合拍卖国有股权的需要。”

雪花已经不知不觉地停止了飘落,一缕缕灰白色的轻雾,缓缓地从高大的厂房顶上浮过。谷小米目测着这些厂房和商铺,计算它们的大致面积。计算的结果使她恍若惊梦,简直难以置信。联想到肖复业神秘莫测的表情,她仿佛从高处往一个黑暗的深谷坠落,疼痛、晕眩伴随着轻松的感觉。至少有一半的谜已经解开了,那就是眼前的商铺和厂房,其价值大大地超过郊县木业目前的评估总价。作为城市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谷小米在实习期间就曾担任过新时代房地产项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一年前再次为肖复业所招募,她已经算得上一个行家了。

拍卖场里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谷小米却在这里与民工和保安闲聊。她不明白肖复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既然不参加竞拍,为什么要派她到这里来实地观测?但是根据她与肖董事长打交道多年的经验,可以肯定,董事长做事不会无的放矢。肖复业像一个小说家,开篇时写到墙上挂着一支枪,结尾时这支枪一定会射出子弹。

谷小米猜测着肖复业的意图,聊天时便有些心不在焉了。小伙子说,俺家离您家

也就三十里地吧。保安说，那俺家离您家就更近了，俺也是城里人呢，离您家顶多七八里地。谷小米点点头，没有回答。他俩倒有些无趣起来，看着她虚虚的眼神，好像有什么心事，那位民工就先行告辞了：“俺回去干活了，少干一个钟头扣五元钱，俺耽搁不起。”

他的话听起来很熟悉，谷小米心头一紧，想起了潘有居。三天前他俩在南江分别时，潘有居也是这样说的。谷小米向民工说了声谢谢，看着他一路小跑地回自己工地去了，她的眼眶突然潮湿起来。

春节是在金港过的。大年三十晚上，谷小米像个做人家媳妇的样子，把潘有居的父母和爷爷都接到了自己的小家，烧了一桌菜，包了饺子。但是他们等啊等，一直等到九点钟，潘有居才一身油污地回到家里。他精疲力竭地说：“你们还没吃啊，我可熬不住，已经在食堂吃过了。”然后就推开卧室的门，倒在了床上。

一餐年夜饭吃得味同嚼蜡，公公婆婆都提心吊胆地看着儿媳妇的脸色，她的脸色很难看。爷爷的耳朵已经聋了，听不见孙子卧室里传出的呼呼鼾声。谷小米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一仰脖子喝下去，喝得嗓子里火辣辣地难受，心里的委屈像一块铅坠在那里。房子是租的旧房，客厅只能放下一张小四方桌，坐下四个大人便转不过身。冬夜的寒风从关不严的门窗缝中飕飕地吹过来，冷酒冷菜冷胃口。谷小米对公公婆婆说，我结婚前就打算买按揭房的，那时的房价比今天便宜一半多！但是他不干，他怕欠银行的债。他说，你们家的老古话就是：冷，冷在风里；穷，穷在债里。什么年代了，你们还抱着老古董不放？

谷小米说，当时若听她的话买两套按揭房，按今天的价格卖出去一套，另一套就是无本万利的白赚了！

公公婆婆都骇然地看着她，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他们听说过，却从来不敢想像会发生在他们家里。工人家娶了个女硕士生，犹如草窝里飞进金凤凰，他们拜天求地，祈望从此生男育女一家人平平安安。他们没想到谷小米怀孕时还在东奔西颠地忙着挣钱。那时，她在南江一家城市规划设计院工作，带几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承包了一个项目，为了抓进度拿奖金，他们玩命似的干。有一天，谷小米在工地上跌了一跤，在车上就流产了，殷红的鲜血从救护车里淌出，一路洒向妇女保健医院。潘有居赶到省城服侍了她三个月，三个月里只拿基本工资，使他整天愁眉苦脸。潘有居动员谷小米去金港工作，夫妻团聚。谷小米却不肯这么做。谷小米认为留在省城起点高发展机会多。

重返新时代集团成为小两口矛盾爆发的导火线。结婚前他俩就为此争论过，潘有居说，当初你为什么离开肖复业，因为你不惯他那副投机商的样子，官商结合圈地拆房，搞权力寻租，算计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潘有居还说，你现在变了，变成了肖某人的忠实追随者！谷小米气得浑身发抖。她说潘有居你太落后，我这叫与时俱进你懂不懂？她说，你不能总是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眼光看肖复业， he 现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物，省级领导干部！潘有居说，我是一个退伍兵工人阶级，我听不懂你那套理论，我只晓得当兵时指导员讲政治课，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上每个毛孔都沾满了血腥气！谷小米嘿嘿地冷笑起来，正在吃饭的她把筷子一扔，拿起潘有居的香烟给自

已点燃了一支。工人阶级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她喷出一口烟雾说，否则你只配永远做弱势群体！

谷小米发现自己愈来愈容易伤感，苦泪常沾衣襟。年三十夜里她一夜无寐，送走爷爷和公公婆婆后，独自坐在小客厅里守岁守到天明。潘有居的鼾声时断时续，他太累了，为了挣几十元加班工资年三十也舍不得休息。谷小米既心疼他又恨铁不成钢，大年初一就催他去省城的家里休养生息。她在省城有一套按揭房，虽是一室一厅，却装修得很精致很温馨，客厅有十八平方米，墙上挂着他俩的婚纱照，地上铺着柔软的红地毯。潘有居在这里不太习惯慵懒的假日生活，不习惯穿着睡袍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身边还偎着一只猫。潘有居说他最讨厌养宠物的人家了，再好的朋友家里养了狗啊猫啊的他就去。潘有居在这里听到隔壁人家停电了就主动跑去帮他们检查电表，端着凳子爬上爬下地换保险丝。春节期间，物管处的工人放了假，潘有居竟然把修座便器换水龙头的活儿都揽到了自己手里。最要命的是初四早晨，谷小米醒来找不到他，上阳台朝外一看，他居然在楼下给人冲洗轿车。这个小区里的住户以白领为主，大家都很要面子的。谷小米气冲冲地走到了楼下，听见车主正对潘有居说：

“你的技术真不错，私家车开几年了？”

“我哪有什么私家车，”潘有居微笑着告诉人家，“我从前是开出租车的。”

谷小米拉着老公往家走，潘有居摸着后脑勺不明白她恼火什么。进了家，谷小米砰的一声关上门，把手一伸说，这两天你挣了几个辛苦钱？都拿出来让我瞧瞧！挣什么钱？潘有居困惑莫解地看着她，摊开双手：“闲着也是闲着，帮人干点小活还能要钱？”

现在想来，幸亏没向人要过一个钱，还算留着一点面子。当时她可想不到这些，当时的谷小米气得脸红脖子粗，出言不逊：“不要钱你去揽什么活儿，你就那么贱吗？他们是你的老板还是老板娘，你这么巴结他们？他们是这里的业主你也是这里的业主，互相平等的，你懂不懂！”

工人阶级潘有居不想跟她争辩了，他觉得他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他觉得，谷小米已经彻底忘本，忘记了她的出身是社会底层的贫民，若不是遇见当年的军官林克难一家人，在他们的资助下上了高中、大学，很可能现在的她还在中原古城的街头卖报纸，恐怕连进超市去当个收银员都不够资格。谷小米却说，她绝对不会忘记过去，正因为漫长的贫困生活在她心头刻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所以她要努力奋斗进入主流社会，彻底改变命运。主流社会就是精英社会，谷小米说，潘有居你怎么就一点不开窍呢？别人给我一根绳索，我就得抓住它当成梯子往上爬，而你呢，人家送给你一架梯子你都不知道怎么朝上走！

初七早晨，潘有居拎着一只旅行袋出了门。他把一只面包两只鸡蛋和一杯牛奶放在餐桌上，自己只吃了一小碗稀饭。谷小米在床上听着他从厨门到客厅忙碌的声响，直到房门砰的一声关紧了，她才睁开眼睛。眼泪一滴又一滴落到餐桌上，她什么也不想吃，没有一点儿胃口。后来她独坐窗前，看到小区的花园里寂静无人，业主们还在睡懒觉，花坛旁留着昨夜鞭炮燃放后的满地碎屑，她就觉得深深的孤寂，这孤寂感犹如枯枝残叶上的露水一点点滴落，浸润了她的整个身心。为了驱走这带着深深